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安成劉夤備明

策問中

第一

漢唐

古人有言當君而譽堯舜猶人子對厥親而生  
譽他人之父如孝文則曰務中之而已毋甚高論  
然則近功急效古人良有取乎爾也前日業文之  
士徃徃以不談堯舜三代為耻而其後世治功軒  
軒如劉漢李唐則類以為不足稱述而一切謝去  
有甚於仆道之芻狗夫孟子言必稱堯舜漢人欲

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茲誠示庶兆不朽之懿尚也  
若乃漢之文景武宣唐之太宗明皇雖弗逮堯舜  
三代明甚然豈無一日之長耶要亦有所謂不可  
誣者矣 國家七聖繼繼神謀睿緯所以陶冶斯  
民而綿計長久者甚備則堯舜三代之治信已復  
見吾世矣至於劉漢李唐平時掌運天下者於今  
獨無可追錄者予若曰漢雜霸道唐不純乎道德  
之序無足道者是夸說耳吾子夸予其將掇之也

第二

三傳同異得失

問春秋昭回之光不燭之日久矣日者 上聖宅

心焉詔國子增置博士員自三經二禮外士有他  
日應書而倫數有司者許別用春秋自占而其說  
則雜取三傳諸儒所長以闡祕邃茲誠遠覽旁紹  
力張經術之盛舉也然考之三傳時有可疑者而  
諸儒又未能悉到聖處則學者定於誰而質諸乎  
夫尹氏一人也或以為女子或以為世卿仲子一  
人也或以為惠母或以為桓母謂為同邪其異既  
如彼乃若獻公之取虞魏穆公之拒蹇叔其本末  
先後反若出乎一人之辭謂為異邪其同又如此  
以至趙盾許止之事皆經所直書而三子者必曰

趙穿謂不嘗藥有是哉又况諱魯黜周戎衛狄晉與夫實與桓文之說為不一耶且三子之得既如此矣而其解者喜為怪迂闊誕又有如東漢之何休者遷就立明期於不窘又有如西晉之杜預者彼范甯幾矣其失顧多在於摘撮衆家而寡所自乃且然則求不畔於經者獨誰乎就闕一子之言得之多者又誰也吾子能審擇乎此則有司亦將惟吾之擇矣可無考焉

### 第三

問三代之養老也或燕衣或縞衣或元衣然則班

序顛毛以為統紀蓋自先世已然况初末之後世乎凡人得年多故所養厚就事衆故智益明且其更到之春秋能錄其暫彫之質而不能反其彌邵之成德日削之衰粥能厭其謝事之欲而不能泯其諳練之素心則有天下者亦何事而不取助於無數之耆老乎 國家火德紹休教孝乎元元之民亦可謂盡矣至其歲時養老憲且乞言則莫或聞焉寧亦有未暇耶考之礼有祝鯁祝錡執將爵之事在焉參之詩有乞言以成其福祿之美存焉揆之前代則西漢之於孔光東漢之於桓榮晉

武之於王祥其區也典禮有所謂不可誣者矣今必欲迹累前代之闕典與而措之吾世以為甚盛觀當何施而可耶

第四

正統霸統

問傳曰王者大一統孟子身曰創業垂統然則統之為言固有天下者之所欲一而文其所其重者欤堯舜以德三代以德與功秦隋拓跋後唐晉漢周以力魏晉北齊後周齊梁陳以智其所以有天下與所以為天下雖參差不齊蓋皆不出乎功德力智而不幸其後揉於瓜剖巨分之餘割裂四出於

是始有一隅之天下交禪之正朔堯舜三代而下統之最可疑者其魏宋齊梁陳拓跋之魏宇文之後周高氏之北齊與夫未造之五代乎其始也陳壽蓋嘗統魏而偽吳蜀矣而江南之宋至號魏為索虜代北之魏或稱宋為島夷然則所謂統者尚焉攸取正耶此宜前日孝士大夫所以有正統霸統之論也夫功德力智則吾固知之矣若乃夫統之正不正是有可疑者二三子商講流略舊矣願出一二以折考古者之或然則所謂正統霸統果若是其多岐哉

問必將以無窮之後世望乎其一身則可考莫如  
功託天下之所甚重而處之不吾愧則彌彰莫如  
名臨功名之會於是焉將之若固有者莫如器成  
功完名統器而知所從遠光後者莫如識蓋不有  
功則莫益於吾生不有名則卒至於磨滅而無紀  
器不博則其志遠以卑識不至則應焉者汨而躓  
此有為者之公患也然則古人兼是四者而有之  
者誰乎或功名或器識得其一偏而亦足以有成  
者有人哉無有也吾子異時方將功以自許名以

求聞援器以赴時資識以兼物則固不得而無說  
也必不得已於古之人擇焉其可

第六

王通

問世傳王氏中說十篇觀其書簡潔峻整毅然如  
豪士自好者之不可犯而其所自為要不折衷於  
孔子者蓋鮮世至取其書配楊孟則如通信可謂  
賢者矣然通平居顧嘗為大言或自謂名世或比  
董常於顏子至其續六經則尤號少所遜避而所  
謂中說者又皆模竄剽取老莊論語之文以助瓌  
壯昔人至謂通書為大公家教厥有繇也或曰通

出汚世不激詭不足以明道或曰隋唐史無通傳  
其事迹又不旁見疑無有通者殆後人託為之也  
嗚呼通言仁壽大業後事與夫有唐之方與房杜  
未及禮樂若合符節至其論詩易春秋也有所謂  
決不偶然者然則非通尚誰者為之乎通之書既  
如此宜必有可以施之方今者

第七

九流

問王通有言安得圓機之士與共語九流哉蓋學  
者之於九流尚矣自馬遷著書論列百子而比次  
之其要有六則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陰陽家

是也其後班固述藝文志頗探取遷遺意弗論列  
者寔廣其術別而為九以為此九者其所自名家  
者也故謂之九流然固論九家其始必曰某家蓋  
出於某官則疑固蓋不徒附箸也至其論儒家顧  
顧以為其流蓋出於司徒之官曾謂大儒之效而  
司徒之官乃可盡之乎且固號博物洽聞其言要  
必有足稽者然則所謂九家者於名何官近之使  
居是官者能各盡其一官之術亦足以為治乎訂  
正是否非吾子安屬

第八

問洮沫千里東走長淮歲涓七百萬石以實中都  
此汴水所以為國家不貲利也元豐中議臣懲創  
湍悍以為異時霖潦決溢最患之大者而又苦於  
方冬閉涸不通則是請導洛水自大梁以東絕  
睢陽抵盱眙一切畚客土禱兩壩而狹之謂為清  
汴然成未再期間則澱淤膠澁舟上下相軋失便  
則首擊尾接雖擢師擢工徃徃褫氣奪色而隨以  
惡聲益有日矣夫禹醜是渠分水勢為欲已害也  
而利在後世煬帝從浚而之事盤游也而功在今  
日是豈天意非人力耶今茲乃爾胎弊彼議者寧

復有弗究之道策也將正為之者固不若無意而  
直遂者耶抑亦故時自便於今日耶然前日論汴  
者以為隋已前蓋資梁宋積水以通餉運大業堤  
而遏之河始為患是說也豈信然耶然則仍故時  
與從今日孰利講遺策與行餘弊孰急蹠而駛之  
當自何始求隋以前梁宋積水宜何所考信茲事  
體大二三子其毋務迂說

第九

錢

問泉弊之在天下什伍穀帛而子母之則有國者  
資之以擅開闢與夫閭閻細民取以利用厚生而



阜其財求必是物也然其計鑄之繁縣官利害輕重斷可識矣皇祐中舉天下歲入銅以斤計得五百一十萬八百三十四而為治鑄之用有五曰饒曰池曰江曰建曰韶歲入錢以緡計者得一百四十六萬五千六百六十二方是時雖富民之錢其饒殆可編埤曾不以匱之聞也自嘉祐治平已還銅額之夥矣始監則增矣侵尋數十年間蠹弊四出未有如渴錢之今日也爾來歲額至號十二萬以上而地產銅者日益加少且天地之寶藏豈誠有限耶治未即具變耶殺額以趨者豈工不比耶

殆有司過耶若乃銅日弊於鏤鏤之未歸一旦悟而推之則將已晚矣其尚可及耶方開元盛時歲之入緡纔三十三萬七千不能當吾皇祐二十分之六而唐錢至布滿天下何今日額倍而反斂耶其試言之將語吾子乎使者

第十

司市十有二禁

問以真貨賄以阜百賈以究其亡靡利害而使齷不足之患去以應適當之償焉而使放於利者不得逞其私欲此治世之灋所以莫嚴於致詳之成周也厥有貿易之地類水有司如司市賈師司議

肆長之徒程督糾逆其初加之禁誅彼其饕餮之  
細民直聽其自相勿罔而已而百家之聚千人之  
肆飲羊璞甬以幸耳目之可掩者徃徃而是以至  
同壘而有倍售之魚鹽接膝而有貳價之芻茹布  
帛器械之不中度也權衡槩量之殊其大小輕重  
也若是則殺足龍斷乃所以資負規利之賤商而童  
子之三尺尚安有適市之不欺耶亦可謂至無等  
矣今欲取司市十有二禁之在民與工商者出而  
檢焉意者其迨迂乎亦將以為真有補也

第十一

宗子

問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然則崇建親親屏衛  
王室雖前代盛時有不能廢焉者也昔周封國八  
百同姓五十有餘而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弊尊  
王子弟大啓九國自是以來率享國數百載則宗  
子之助所從來遠矣彼有以景帝遭七國之難武  
帝有淮南衡山之變與夫西晉連更八王之禍遂  
謂諸侯無足與同憂患者噫是未知主父推恩之  
令行而姦臣乘之以代漢曹魏躡秦睽孤之迹伺  
而斃焉者終在司馬也皇家發祥璿源綿慶天枝  
聖子神孫繩繩翼翼相傳苗昌涵衍於百有餘年

如東平河間者不知其幾何人也前日蓋嘗有自族屬之疏者用經術補吏矣有自武秩而更文資者矣然歲不過三四人其殆有才器淹茂而未有藹聞者歟如日益出所以近而戚者因使司於畿郡如古諸侯王比則又患民故未悉諳練也如曰擢方聞莊重之士使輔焉若漢諸侯相與宗齊典籤之類則又是掣肘之說也然則深根固蒂為不可拔者將如誰世而後可耶

第十二

學者洒掃應對

問灑掃應對雖始學者之末務聖人或有取焉而

禮之有典禮少儀也其本末隆殺大率為後進設則孰謂斯須之欽可於此不講乎今士之游庠序者亦不謂無志於學矣至其能缺然自視而每以不當於禮為恨者誰哉夫趨隅拾級張拱布武與夫怡聲下氣屑屑之細謹初亦何預術業而術業非此殆無以資晦養則士獨胡忍自比於野哉之由慙甚之黷且以為閑習未至焉猶有說也若乃肝衡抵掌以散木竅鴈視一世之人而甚者有弗鋤之驕色自若之矜氣至并與巍冠侈袂而出之斯侮道也尚亦有說乎孔子曰立則見其參於前

在輿則見其倚於衡而虜子乃所頌則無伐善無  
施勞嗚呼至矣哉聖賢之事也二三子其亦有意  
於斯乎頌聞所以自勉者

第十三

役法

問唐設租役調三法詳矣租取之田役取之身調  
取之家夫役之在民也力不輸焉然後免以絹則  
役者其三法之中最準者乎蓋其法歲役人二十  
日日當絹三尺大率得六丈馬唐自貞觀開元用  
之卒致太平則國家前日之役法蓋嘗本諸此  
矣且民以有限之財隸更到之役以符歲之儲支

方來之費一日主者按籍大則輓運之須弊其前  
小則權酷倉場之償斃其後責若可疚者焉於是  
一切弛其平君之力而使入歲輸之衆謂為免役  
則甚矣先帝惠享元元之意無有窮已也日者  
聖上纂承顧以為疇曩奉行之吏或未盡如法意  
而法又不容無弊也奮然取所謂役事者付之二  
三材臣使揆叙焉蓋自千金之家至一廛之氓皆  
罷所輸入矣故雖卑丁孀戶緇黃之流卿大夫之  
籍役之助焉者又過入前日十之四五則沐浴膏  
澤歌詠隆寬其有甚於此時者乎嘗聞之矣法張

持久者一時之苟且不存正弊起功初者力繼之  
繕完每出其後焉章茅之更如之何其可已也試  
參周漢隋唐以來有可以攸助於今者言之勿苟

第十四

名

問名者公器與其未吾志也寧取毋多而古之人  
至有休影息迹絕志功名之會以與無聞焉者沉  
浮卒歲寂寥磨滅而不自以為悔是必以名為不  
得乎其心者矣而吾孔孟之徒以為磨鈍振汙非  
名則不可故以名之不稱於沒世為可疾以四十  
五十無聞焉者為不足畏以施諸身者為存乎今

聞廣譽以顯乎父母者為在乎立身揚名然則名  
也果何負哉亦曰實而已矣世之學者則不然居  
則曰莫我知也進則曰莫吾與也顧其實方如不  
比之參辰無當之玉卮斯邈矣而尚怨人之莫我  
知不吾與則亦可謂寡所自審矣吾與二三子處  
有暇矣必自以為名與實參宜如何也然則所謂  
名者亦真可逃焉而吾將為賓耶將多取之無傷  
也抑亦可以初無意而後自得也當審處以告

第五

朋黨

問黨錮之禍痛哉言乎夫以李膺范滂數子之賢

而或坐取鉞歛或相枕以死而不悔則風俗之移  
入至如此也唐自大和以後犄角聲援平居蔽蝕  
入主之聰明以私相建置務為不可更易者皆其  
左右大臣躬自為之甚者至號牛李一日天子南  
面喟然太息以為去此徒方難河北極虜則可勝  
慨哉且以為君子固無所黨乎則易之泰何取於  
拔茅以其彙紕劍向何取於禹稷皋陶之傳相汲  
引孔穎之交相稱譽也或曰人固不可以無黨顧  
邪正如何耳使此言誠是也則為人君者將何以  
識其邪正而去取之乎其試著之于篇

第十六

用材惟其長

問全美備善不可人人而責有能有不能天之降  
才則然也聖人以謂將以必不勝之任而加之有  
涯之衆智則是為怒心遠而缺事多故寧曰與人  
不求備用才惟其長而不寧曰吾將教玉人以追  
琢與夫責騏驥使捕鼠聽鶴使窺書而為不切  
之左數也夫公綽之恬淡寡欲以為滕薛大夫則  
適矣張敞之剽煩理劇以為大子之傅則躓矣龐  
參才任治中而窘於縣宰黃霸最優潁川而憊於  
入相何則有所長者有所短也故曰四士精一德

以事其君豈虛言哉方君相材官百吏赴事功如不及之時其間不無所當先者是說也顧以為非折諸吾子莫究姑試言之求合孔子所謂使人器之者

第十七

兵制

問兵者已亂非所以胎亂與所以養亂且挈亂而遂至於喪天下也追觀前世兵制惟立乘為完簡以有要其後西漢則有五營騎士六郡良家子貳師樓船伏波下瀨因事以立稱厥當作張材官羽林期門伏飛孤兒因稱以講才二代而下言兵者

有足稽焉迨夫三國分天下鼎峙五胡據中原力爭代北相長雄而江左更紛放於是兵制紊矣唐因周隋之舊始制府兵方其盛時十道置府至六百三十四悉有名號而關內二伯六十有三皆以隸諸衛有警則聽征汛掃為勝兵無事則持鎰從田為良農此其凜凜凜有立乘之遺意者也 國初刻夷荒類團天下精兵聚之京師而禁軍之額合一百八十五自殿前侍衛兩司下至皇城駢驥率有所領此亦與西漢宿兵內地無以異也異時邊防號弓箭手者皆授以四此亦與善隱兵於農

以事其君豈虛言哉方君相初官百吏赴事功如不及之時其間不無所當先者是說也顧以為非折諸吾子莫究姑試言之求合孔子所謂使人器之者

第十七

兵制

問兵者已亂非所以胎亂與所以養亂且挈亂而遂至於喪天下也追觀前世兵制惟立乘為完簡以有要其後西漢則有五營騎士六郡良家子貳師樓船伏波下瀨因事以立稱取當作張材官羽林期門伏飛孤兒因稱以講才二代而下言兵者

有足稽焉迨夫三國分天下鼎峙五胡據中原力爭代北相長雄而江左更紛放於是兵制紊矣唐因周隋之舊始制府兵方其盛時十道置府至六百三十四悉有名號而關內二伯六十有三皆以隸諸衛有警則聽征汛掃為勝兵無事則持鎰從田為良農此其凜凜號有立乘之遺意者也 國初刻夷荒類團天下精兵聚之京師而禁軍之額合一百八十五自殿前侍衛兩司下至皇城駢驥率有所領此亦與西漢宿兵內地無以異也異時邊防號弓檠手者皆授以口此亦與善隱兵於農



無以異諸君試合前代之得失以附之當今若曰  
兵事固大未易質諸草茅則雖微吾子誰不樂為  
此者

第十八

茶

問山海之化員所以養人者不貲而茶之為利尤博  
秦漢以前未有以茶為禮者三國時孫皓每享常  
曜許以茶薛代酒其後謝安過陸納納待以茶果  
自謂我家素風茲其准輪輿然亦未始有禁也味  
源寢闕群嗜大駭故趙贇領度支而竹木茶漆類  
皆有稅實始於有唐之建中張滂使鹽鐵奏立茶

和號十分稅一實始於有唐之正元於是厚利始  
龍于縣官矣然猶陸羽著經毛文錫綴譜温庭筠  
張又新裴汶之徒或纂茶錄或製水經或述顧渚  
至相踵于世百年已來極於嗜好略與飲食埒者  
其今日乎今日第茶者取郝源為上至如日注實  
峯閔坑雙港烏龍鳳蕩顧渚雙井鷓鴣山嶽種天柱  
之產雖雀舌鎗旗號品中勝絕殆不得與郝源方  
駕而馳也其品制之殊則有若金花六花葉家白  
王家白其色類之殊則有若的乳白乳頭金蠟面  
京挺好事者往往抵金茶民不遠千里此比歲之

禁所以愈密於疇曩也日者議臣深久窮弊一切  
條上乞弛去權法以便公私語其大較則商之宜  
已詳矣若乃織悉委曲尚亦有可言者乎二三子  
其考古以驗今毋忽

第十九

州縣之權

問先王建萬國親諸侯所以輔弼王室共守天下  
而為長世無窮之慮其為法甚密而小大之勢皆  
足以相維持故曰天子萬乘諸侯千乘下至卿大  
夫百乘以大使小以百使千當作十如身之使臂臂  
之運指而三代享國最為長久自秦罷侯置守漢

魏以後相承一法 藝祖肇隋唐五代藩鎮之弊  
並設郡邑差擇守長幾二百年安於太平原其創  
業造統之意豈不以京師之於州郡譬猶虎兕之  
有瓜牙鴻鵠之有羽翼瓜牙不銛利不足以滅百  
獸羽翼不完強不足以絕千里州郡事力不充不  
足以杜漸防微而悍倉卒之變此理勢之所必至  
也議者以為承平之久州郡之權日廢月削遂以  
寢輕若夫泉弊銖兩分歸於計司尺藉伍符移隸  
於諸將丁黃保伍外統於使者而州郡歛社以尸  
百事之責是無異於委人以牛羊而絕其芻藪驅

人於攻闢而奪其芒刃其為患豈止廢壞毀傷而已哉苟欲使今之州郡漸復於古稽之前世輕重適中孰為最近夫圖治於未然觀變於甚微固儒者之職也試詳言之以蔽有司之惑焉

第二十

禁謁謂禁

問謁有禁著于令甲有自來矣吏弗加迪廼者聖上憫焉取元豐已來有司未盡推行者上自一二大臣下逮百執事之列凡府寺臺監號為要切與夫稟詹筦權之煩繁一切申重之使毋敢不恪雖三代直道而行太古天下為公不加此矣夫寡

特之與比周靜止之與躁動一人之身何求而不得顧上之人有以逆愛其未至耳且異時日力弊於無涯之將迎公道屈於臨時之請託者今茲壞植謝舊宜不無其人矣異時操竿牘掄侈袂望塵雅拜纍然乞憐者今茲削迹休影宜不無其人矣義命之不安廉耻之不力雖有知巧將不能善其後則吏議休之故也夫苟且之俗黜則僨勉服勤者奮奔競之風弭則篤於自信者興是則名為禁之勸在其中矣是宜學以入官者之所樂聞也諸君其試考古以驗今上以焜耀吾吾相之盛舉

下使斯民知公道之有在顧不躋歟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終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安成劉弁偉明

策問下 雜著附

第一

召試著作正字校書

問文字之職歷試

世一作

選之尤者漢有待詔金馬

門梁有文德殿北齊有文林館後周有麟德殿皆

所以規恢英躋獎拔士類故必學涉詞尚足以高

前躡擅當世然後居之而不疑太宗之始旁引秦

府記室合十八輩置之洪文館詎遠得失時號十

八學士入館者自謂登道家蓬山開元中明皇更

集仙殿為集賢以寵張說自是集賢之名臣以不  
廢方其盛時韓翃閻伯璵孟浩然陳兼李白之徒  
相與抽酣思振孤韻抵掌高睨至無敢誰何者一  
何遽哉近世雖有修撰校理校勘之號顧非其舊  
矣翰墨之壺至乃一變而為膏梁之區再變而為  
酬一作勞勞之地高謝偃蹇捷捷一作捷筆不下尚修撰  
云耶汗青磨滅於古初蟬蠹蕃息於當年尚校理  
云耶先帝創艾斯弊也一旦罷去之至盡挈其實  
以歸諸著作正字校書焉然議者尚以為白墨質  
淄澠不判則不若用 祖宗召試故事以訂其

才否可也且恢文墨之地責之文墨之事則誰非  
文墨之人一日拔置嚴近俾之代王言運樞極此  
其出也孰謂勿試而可二三子試為具之

第二

復賢良方正科

問以言取人則迹掩於浮譽之易移而實喪於繁  
文之每勝然考其猶有補者其賢良方正乎自孝  
文親策晁錯于庭其後千有餘載雖賢君磊磊更  
出治世凜凜相望然褒然之詔不害為歲下莫舉  
之罪特當作議諸禮官則誠以賢良方正仗助於  
人主為不少故也是以一兩賜之不若一日月之

薄蝕民焉有未知之利疾國焉有未講之隆替一日操筆天陛之旁皆得列而言焉快游氛之蔽虧增白日之未光古所謂不諱之朝蓋不過如此柰何其罷之哉彼說者不過曰君子惡訐以為直又其記誦瑣瑣初非經奇是應罷耳曾不知得一通春秋明王體如漢之董仲舒得一奮不顧身排斥大闢如唐之劉蕡則彼賢良方正獨何負於得人哉自更科以來豪傑魁磊之士抱器業蓄憤邁思欲一吐胸中之奇者幾人於茲矣且罷之誠便則古不宜有是科也日者固已復詩賦矣豈詩賦可

復而是科未可復乎抑亦復之固自有漸乎將復與不復未足為科舉之增損也願聞所以不吾隱者

### 第三

紹述

間五代彫弊習俗之日久矣天右 吾宋爰集有命藝祖神武震疊頓八紘而掩之卒定天下

太祖祇欽靈承真枕覆盂以月生齒告成天孫揜迹負古羈致二虜飽之金縉時則有若祥符嘉祐乾旋坤轉吏宿業而向方時則有若治平元豐一祖五宗百年于茲貸毓渾涵協登至平休哉悍乎不可尚已 聖上龍飛奄宅四履祇厥顧命疚

閔于誠有意乎式往訓而席前休也然議者尚謂  
凡祖宗詒孫謀以燕翼子振丕緒以紹昆裔者  
亦已勤矣曾未一二而舉行之則豈為之輔相者  
亦有待耶且宣生之始天下之勢不啻如綴旒棲  
苴而卒所以攘獫狁平淮夷者以吉甫張仲之徒  
相與復文武之業故也孝宣雖號綜核名實而卒  
所以熙甘露神爵之化者以魏相舉文景武宣故  
事故也然則為今之輔相尚何待而不為哉諸生  
試言其所當先者求以復諸 上焉

第四

春秋

閔王迹熄於不競之晚周而春秋作本末十二公  
始終二百四十有二年紐絕綱障橫流抗於一王  
之法推之乎三代之上至矣其書則存乎說理其  
義則存乎推見至隱其聳善而抑惡則雖斷編缺  
簡零落之餘華衮之休鈇鉞之慘慄乎其始長在  
也是仲舒歆尚之徒用以考災異則雖猶撻鼓以  
須聲而不疑之按姦不過取諸崩墮之事而足耳  
故日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  
不知其權豈虛云哉運丁 神考自我作古置官  
師揚俊傑使之應吾時求者非經無瀆也而春秋

不預焉彼為士者亦以是書為無預吾事則往往  
撫衷高謝不復省錄曾不如諸子之釀細文該近  
趣者時見採掇也且春秋以經則居五以本則本  
之聖人則未暇及之也寧得以為無謂乎豈以始  
學者本之以詩書智不足以逮此歟亦以時無啖  
助未可使之昌言歟將三傳已自有得不復以遺  
後人則莫若姑置歟左氏傳歷漢數世不列學官  
晚見好於劉歆乃如盛行然聖人之經非復左傳  
比也今也舉而明之殆其時乎二三子試語我乎  
崖略

第五

謁禁

問悠然來汎然受施施焉而昵以私遂至巷結轍  
而戶摩肩誠天下之所公患者此前日禁謁謁禁  
之科所以不得已而設也揭榜當戶者不知凡幾  
所踰於卒歲者不知凡幾人上自相府下逮守令  
與夫米鹽筦權之微一切檢以限劑畏事者至號  
其法為拘文謝故舊如貌爾之塗人弛慶吊為不  
切之小謹卒然相遭未暇轉盼已如傷禽之驚虛  
矣夫宰相為天子求士宜莫親焉躬吐握之勞則  
聞之周公矣闕是相閣則聞之平津矣今也何獨



與之殊乎至於守令則又使客之禮不可一日廢  
焉者也柰何其杞之哉或曰禁謁謁禁是非壅人  
而絕之將公天下踈戚而一之也夫何病或曰三  
代直道而行禹稷臯陶相汲引而不為比周則公  
踈戚而一之孰大乎是且前日 朝廷柄用二三  
大臣有不便輒弛以利人則天下喁喁寬簡之秋  
也彼禁謁謁禁意殆將革之乎若曰事固不爾則  
謹以遲諸生之告焉可也

第六

疾醫

問久矣醫之不可廢於天下也洪範六極凶短折

預居一焉而周官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以五味  
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兩  
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雖其苛細之皮  
膚若不足治而藥劑殺之齊猶掌諸瘍醫則所以  
俟民者亦以盡矣上古之俞跗中世之秦越人春  
秋之和緩與夫漢倉公魏華佗之徒或激怒蠲痲  
或滯浣胃腎或處以法度毋得輒更或為五分之  
熨八減之齊以摩按調餌之所至無不立愈者何  
其神哉末世之醫胥至乃弊神於力圭割思於肘書  
砥數才之芒操盈粒之炷自以為岐伯鬼史區復

出而曾不知起仆肉枯之妙正在何許療治之効  
纔十二王而斃者已過半矣古人求醫必於三折  
肱之家厥有意哉 我朝張彼壽域一躋含生上  
而京師則有翰林尚藥醫學之徒妙手揮斤下而  
郡國則醫博助教時出殭劑以振綿愷惠至厚也  
向急售淺中者或搖於末利或擗於故步高駟大  
奴輝駭委巷甚者一發囊之頃而隨手規贖又况  
其術初不善耶今欲如周官歲終則稽其醫事以  
制其食而上下之與夫死生則各書其所以入于  
醫師然則所謂制其食者當以何道書死生定如

何也願聞其略

第七

佛

問聖人沒中國晚乃有佛而凡先王留迹以接寵  
者始不競矣佛之說曰無始以來誰頓愛纏淪苦  
海者彼惟不知最勝法中有無上果可以證人可  
以超方而方復羈嬰滯念執着妄緣浪與腐朽俱  
化是誰之過欤於是出所以為人者而悉得解脫  
者一切界之號教外別傳至以有生為西兒以謂  
證是則成佛反是則轉徒多劫佛之說如此其徒  
之從事於佛者亦不過曰如此夫佛與其徒正自

不得不爾何預世俗而近世好事者至乃假此以  
售進取名則儒也糠粃堯舜蒿矢魯史有問焉者  
曰佛之語則然行則儒也充腸以稗飯掛體以番  
衣有問焉者曰佛之教則然燥吻捷給是東方號  
號隱語者也自謂為禪酣暝一榻是宰予之一事  
者也自謂為定禮義之冠冕指為當身之桎梏天  
屬之子姓視為生外之長物吊竒則飾怪語以等  
褐頌矜博則標子注以蕪貝兼察其機械小數初  
在肝膈之上錐刀之末而徑欲馳四無礙辯檀六  
波羅密亦可謂不量力矣被其有得者果若是乎

孟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而  
孔子惡似是而非者嗟夫儒者之弊一至於此諸  
生其東喙乎

雜著

海門按田書陸瓊橋壁

淮海人謂水南貫而順下曰涇若顧凌涇六入涇  
是也謂始別而卒并曰并若黃并是也謂挾水所  
奔注使泛且不漫曰夾若鱸魚夾鑊沙夾是也溝  
則取其駢驪一作雜列若匝合然故有新溝京本  
有港字則以其瀟瀟如人之赴委巷故有曹溝京

本作補 巷貼四達而平者也沙塗以蠹一作亦立

聽一作耐 齧蝕者也符括農民耕且使有名者也

沾土之絕海京本作溝而遠於中者也段某有某

土而限爾疆北界者也塗殿而起者音探滂而下

者賺潞烏鹵者退灘殖且漩京本作函漫不任墾

者而捍環田若舍以却水者也元豐六年秋九月

余按田始得黃泚愛其寬平博衍一作愛其沃甚

以謂雖使注濁涇其中求沃一作後於是弗能也

道旁見擊田一作稀科洒洒如攢指問土人皆曰

此穡之最良者民築場焉一作有積粘藁如坻

建小窳其旁自謂囹圄一作傍率羈狗棲人使司

盜一作備至終夕役作不休少怠則繼之以歌呼謂

為踏場相舂者無問京本作童兒媪悉和也甚者

白晝相追逐鼓歌相期會遣巫下神間遺米團里

一作小兒徼祈賽福翁若容操雞髀漬蟹醑列置箒

中求酒家往飲唱醉者或仆卧膝間或袒跣作氣

指儲胥一作所儲曰吾醉鄉物也一作吾其衍樂盤血嬉

一作衍樂易如此蓋惡歲之幸民也一作故余按視

明日抵顧凌涇按劉孫旺十二人號海塗者最後

題揚王廟壁又明日按王守明段鳩袁瓊等十九

輩履視前所驗稿苗懼竅於實也又明日背飛沙  
隴越新羅貼過坊之為一作東下沙者少前濟川六  
丈淫抵蔣泝蔣泝少通一作善道埠中絕如决蛇腐  
絢潮汐去來一作潮比他處尤險澁者也李義石  
珠左素三瘠田在焉已而望東沾求陳揚符故道  
登醜水埠絕愛悼仁孝村逃者不復故一作美田類  
為莽墟追念禹功愴恨一作愴者久之暮宿陞瓊橋  
訪一作前路夷險是行也寧復有美田盡如黃泝  
者乎鼓歌相徵逐寧復盡向時之民乎道之曲折  
寧復有險於蔣泝之西者乎因壁之以告後之

掟田者使勿荷而已

一作宅日吾將徵諸行社原  
并無因壁之以後諸

書隱居王適中壁

吾友適中天資豪爽雖躡踏有司積稔而視幸中  
人猶呖也故論文則拔牙角商詩則趾奧突頰頰  
千世瓜掌萬微不冷汰而清不嘍齋而腴與之處  
如汾鼎周鼓楚松越箭不徒古韻高出而彌令坐  
揖蕭洒也豈與風塵中物計勝負哉元祐庚午將  
晦之前四日偉明試筆

書漢武帝故事後

撰入班周世出官次不它見故事申言儀君傳東

方朔術至今上元延中己百三十七歲元延成帝  
年號也則周者其成哀間人歟及其後言迎神君  
說鬼神事與浮屠相類則予又疑後人託為之也  
然其間敷叙精緻雖多誕謾不經要不與外戚傳  
郊祀志相表裡者蓋鮮以為非西漢人文章不到  
此予從里人王夔玉得是書因為之雙是非是僅  
十二三既傳之別本則輒以此本歸王而附所以  
識周者元祐乙丑孟夏廬陵劉政

刻劉宜翁五詩碑跋

一日有郵筒自羗南來抵余與李君英發者發之

則前韶州太守吳興劉公所遺五詩也時仰山上  
首德親適班坐余謂李與親曰公詩語灑也似從  
天仙中來其傳而在人間亦既多矣使讀之者不  
問其所從得必曰劉筆正爾壁之水下千仞清壯  
峭潔可望而知也而此五詩者尤號孤唱不刻續  
而土非韻偶而律其懷舊徵新弔歎荒落方復蟪  
蛄悠悠之徒而與彼眺盼八極者相季孟則豈若  
遊仙步虛之作湔神汰慮也而後為至哉於是  
親決起蘄叩曰審爾頤巧本乎子副諸豐珉相與  
好事者為私室侈如何余與李笑謂曰親乎哉尚

詩為耶夫知好公詩而初不自好念與好之者同  
是真好矣吾等亦何復執惜遂探本書其後以異  
之公節義人也當官敢任大事則今所至自謂京  
號作三茅翁者元祐三年仲冬廬陵劉弁前暉閣跋

書楚辭後

茲本傳自廣陵董天民天民主通之靜海簿自云  
得之林公次中家次中得之子固所謂秘閣本者  
比模本十異四五予從天民求之十反不厭然後  
得而視竄字之在模本者與模本莫有而予注其  
旁者類不少則乃婦以其說為信然是則楚辭善

本視天下宜不多有矣故余於此本充系志焉元  
豐四年秋九月中澣琅山識廬陵劉偉明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終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文成劉弁儒明

疏文

興龍節開啓功德疏文代洪帥熊日通待制

右伏以曜靈契嘉華渚發祥真人開載誕之期本

宇協延鴻之望况臣民社分寄章綬榮身生成本

平靡佗裨補何京本有雖乾坤之造終始難報而

臣子之願中外則同奉千官京本之觴目斷堯天

之雲日考諸福之物情深周雅之岡陵爰即梵宮

仰祈覺蔭伏願 皇帝陛下鴻名載赫懿鑠於昭



一六合以宅中四三皇而觀妙域躋品庶衣燕京本  
賜高年無疆惟休求錫難老占南極之星蓋一勞  
京本作宜增有爛之輝聞京本作高中嵩之呼者京本作有三更  
協後滋之數臣某等無任瞻天均聖祝頌激切之至

又

右伏以瓜瓞絳休電虹誕聖龜鼎兆一人之慶葵  
藿傾四海之心而臣尸責熙辰饗榮外計範圍所  
至燭灌何功雖成物者洪造之難名而愛君者有  
生之共願指日下而長安方遠莫奉宸觴詠天保  
而南山不忘獨先祺筭龙徒開士徽福大京本作寬雄

伏願 皇帝陛下有截承祧於皇憲極性五帝之  
仁於堯舜迪四人之哲於商周星揭老人數超神  
筴且天地無情於芻狗補報終難為雲雨或致於  
象龍感通斯畢臣某等無任云云

又代在州官

右伏以甲館延禧流江誕聖躡獻歲發春之候兆  
乘乾出震之休葵藿知傾臣子敢後惟大雄之普  
覺京本作現緬浩劫以播慈載款緝宮仰祈祺京本作共筭  
伏願 皇帝陛下庭衢六合步武百三駸惠龐鴻  
寵綏戴履間塗而迷七聖後天而凋三光應飛五

之龍廣燕謀於下武探得一之策邁慶祝於華封  
臣某等無任 云云

又代西衙侍禁

右伏以天命集而前緒光德水清而真龍降千齡  
啓運萬寶延禧况臣身荷寵榮屬縣姻姬雖難報  
者聖神之天造而知傾者臣子之葵心爰款覺慈  
仰祈祺筭伏願 皇帝陛下六龍邁震兩作前離  
隆不拔之不基耀無前之懿鏘星輝南極呼契中  
嵩無疆惟休已慶 京本謳歌之歸啓以莫不庶更  
資富壽於祝堯臣無任 云云

坤成節開啓功德疏文代熊待制

右伏以洞庭汎而木葉下一氣驚秋黃河清而聖  
人生千齡協契啓嬪虞之偽訥兆興夏之塗山天  
壤蒸和華夷均慶不有覺慈之析嚮孰資睿筭之  
雁鴻紛緇侶以鎗洋繹貝文之祇遽翕是百祥之  
降證茲五福之先庶期消埃有補淵嶽伏惟 太  
皇太后陛下素舒闡教厚地敷方任妙之光大周  
家德盛而未嘗遭變馬鄧之維持漢世事叢而纒  
足解紛非如擁日東桑回春北陸猶洪業於壽氣  
之弗動廣慈訓於謳歌之已歸而臣某猥殿外邦

適逢令節沐雲天之普施欣草木之餘生建隼憑  
熊千里尚留於楚尾獻芹傾藿三呼敢後於嵩高  
臣某等無任云云

又

右伏以萬物順成方應金行之序千齡集慶誕開  
文母之祥實惟夷夏之交欣更協神天之來相梵  
金布地曲致精嚴貝葉披文載陳悃款庶集上聖  
之善仰資有求之年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德體  
坤元信膺天助宮闈正位飭陰教以修明宸扆聽  
朝散仁恩而覆露群生悅豫四海收寧臣某等奉

冒玉官運逢令節物難論報但傾懇到之心美必  
思歸願頌綿延之壽臣某等無任云云

又代劉運判

右伏以盛德在金玉宇快涼颺京本作颺之入皇天開

聖璇宮儲慶誕之休元雲布色以通霄一作宵大陰

騰精而協慶德均持載歡動幅負惟含齒載髮方

幸於闕希曾鼓腹擊壤不足以報稱自非款西來

之最上何以佐南山之疾呼載繹貝文肅將蒲饌

冀靈長之睿筭茲擁祐於覺慈恭惟 太皇太后

陛下續文延鴻俎天錫羨雍容彤管之法變增大

軒星之輝光位正六宮協王京本作開睢之詠周妣母

儀三世京本作四海陋沙麓之興齊京本作有田壽域

路氓樂郊適衆有效珍之百物無失所之一夫臣

某等今節親逢薄躬知幸居然傾藿空迷魏闕之

思迹彼獻芹更效華封之祝臣某等無任云云

又代在州官

右伏以璇玉成宮星娥協金行之應元氣覆戶地

維符火德之祥序屆秋辰天開慶誕擁百靈而篇

枯奄四履以煬和禘款能仁更資有求煥若禪高

之金布闡然淨侶之雲臻哦貝字於珍函致蒲盃

於香積俯傾葵懇上祝椿齡伏惟 太皇太后陞

下軒揚飛輝椒塗抗則負宸憑凡之隆願託奠枕

覆盃以冒幅員式抃以喜旣安且洽而又率循

嘉祐之故事對越 仁祖之閑休赫然隆名高彼

夙古臣等幸緣天與節乃時逢且清明再造於乾

坤雖形容而不得而喜慶預知於蛛鵲庶感通之

可期 臣等無任云云

坤成節啓建功懋疏文 代洪帥熊待制

右伏以配文嗣音大妙肇洽陽之福母克成聖慶

都諸斗野之休候爰屆於清秋節適臨於慶誕觀

萬物之理皆知致養乎坤誦小雅之章敢不思其上是用心先傾藿地歛布金力資西鸞之竟慈仰祝南山之睿筭伏願 太皇太后陛下無疆垂裕俾艾延鴻有開必先永錫難老清蹕而朝萬寓後天而凋三光擁介祥祺億寧盛世雖音登神明之顯相輔順當然而區區草木之微生投誠止此臣無任云云

又代衆官

右伏以雲容入戶一葉應天下之秋玉色覆衣萬世得聖人之遇天地之生成無以報華夷之鼓舞

無一作莫不同方屬葵傾敢祈芹獻上萬歲壽初  
於千官歸兩足尊莫先於百順伏願 太皇太后  
陛下增光離照開大震塗未艾延禧無窮中筭動  
星躔之箕翼叢雅什之岡陵大德之必得其名已  
餘曩古多益而以莫不庶更祝後天臣某等無任  
云云

祝文代

謁文宣王文

惟天地之大萬物雖知不能報然無不報之萬物也夫子天地也顧區區爲何有哉亦誠而已矣

其守藩之始方徼王之代以託斯民取王之所  
遺後世而無窮者以 學者則凡進謁祠下敢不  
式遵故常王其肆臨之無替尚饗

謁充國公文

惟公懿言行以開後季時用舍以同聖人視儀上  
公以食茲土其守藩之始典禮有在敢不率以從  
事是用躬謁祠下庶其臨之尚饗

祭順濟龍王文

夫雲雨固王事也千里赤地凡神而食此土地宜  
愧之而王未暇及此豈太守咎耶謹用所以當告

者待命祠下惟王其利澤斯民毋忽尚饗

祭文

祭海神文

維年月日謹以清酌京本脩之奠致祭于大海

之神曰海之在天地間醜百川使下赴且包焉而

不拒也初無小大汙潔之辨紛萬族使蕃息冗長

而吞吐蹠蹕乎洞鴻漭漭之濱也曾美惡之莫予

間夫惟萬族也而無所間則宜亦不使一民或失

其一作至於失所夫惟百川也而無所辨則宜亦不使

一方之獨被其患聞之往歲若實憑怒弗循京本

厥經漩瀾倒注奔鯨駭通龜生釜天吳馬銜  
燦陽侯抃手舞歌颺母抗讎赫愨曝鬢千里悉湫  
斯民嗷嗷靡所控告彼膏者壤燿焉如掃豈伊民  
祀弗將弗虔豈伊沉礫曠廢歷年若譴若訶靡追  
斯愆今令之來也實父母斯民而適繼其後實根  
有此土以處而戚休是究實土毛生莖之弗靖為  
憂實賦輿貫粒之腐敗是疚實維霖霖懼或沛滂  
實維塹防未悉言構用迥悃誠將事瀟涓碩肥者  
牲肴羞孔時若戾止以妥以綏將若是使往者之  
凶湧妄行反而為今茲之利涉安江也將若是使

往者之祕怪騰軒激射濤波反而為今茲之信密  
宅幽也將若是使往者拔木飛屋不約之怒號反  
而為今茲冷風之疏和氣之游也將若是使往者  
霾昏不祥覆暄蔽虧充塞上下反而為今茲望舒  
之夕泛翔陽之朝浮也登餘波於上而揮蘇苗之  
早澤霽澄滂於下而為一作瑞世之閑休長魚蠹  
蚶民食糶稠烏鹵滛夷下滲弗留京本作母或鼯  
鼯京本摧檣傾舟母或濱京本蓄澁漫民疇母使鋸牙  
劔尾乎搖毒母使旱魃螟媵乎肆媮母怠乎其應  
母愆乎其求其母爽神之京本其母貽令京本神之

尚饗

祭王荆公文 代人

噫嗟公乎何為其然乎豈富貴迫而賢有智累乎  
 將造物者界付京本施予或嗇或賸而羗不可以  
 力騁乎抑亦靈芝慶雲止為瑞物而固不免夫翕  
 霍而散與濯濯而萎者乎且從古以為難者莫甚  
 於掃不振之蠹起久仆之痿以與一世京本期作測乎  
 有成而甚者至使八子快登平之適遭斯民無睨  
 眙之斗駭非守也固其初力足以郡其後者能之  
 乎然士或勇於有為而昧於知經求完乎此者不

之不敢自外於左右也古語有之物不得其平則  
 鳴其則以為凡物之鳴不皆不得其平顧自不得  
 不鳴耳是故禽以春鳴蟄以秋鳴豐山之鍾霜降  
 則鳴疾雷發天雨將至則鳴有情者之鳴與無情  
 者之鳴亦奚以異哉以至雞之鳴晨鶴之鳴皋與  
 虎之鳴風而狃之鳴月皆感自中發而不自知鳴  
 之後外著也則亦安有迫而使之者某也於此一  
 弄鳴矣執事得無厭其過耳之數邪亦取其感於  
 中顧自不得不鳴可也不宣弁再拜

上蔡元度右丞書

古寄存卷五



尚書古丞先生執事古一人過河洛之上而思  
功德邵公者愛無所加則至及其身後之棠是故  
衣服不當其情則一見漢官儀而喜知倫制之競  
也對殺舞馬者而悲二本皆作倫制仁不也則對殺身并薦者而悲成效  
之結人心如此况取公萬世之道歛然載之經者  
告彼方來之學者乎視孔孟為無憾唯故丞相荆  
國文公實然且其論著也寔發幽曠日燦塗日原  
性命談道德波則不生而觀奧冥京本作冥海洗章句  
之靈蝕霧剝雲綻而開青天緒餘陶鑄况京本作况  
通而咬唾批據馬鄭此自德家不貴賜非直訓說

孰破朱藍等妍媸句雕藻京本作護藻及公有作囊  
翳一掃始公熙寧實舟番錫大賚天子是優著蔡  
國經天子是諷入謂公進說商且周公熙寧季以  
位告去孰視富貴擲如遺獲我祖東阡甕墻蓬戶  
人謂公退留侯疎傳嗟上我公今則已矣來軫孔  
道未稅先梔壽則大齋及中斯止平生磊砢尚可  
儂指曩予晚遭公力是藉方公長往余吊莫暇音  
徽末沫碎影何謝長跼薦辭播哀脩夜尚饗

祭鄒通直文

嗚呼誰非豐財稽德則既一裕於德而不財愧爵

以恩叙莫能生存君後... 生以爵聞孰昌其生  
孰畜其齒彌百之年及中斯止麻源之北章水之  
東有翻歸梳髮鬚音容人之當然大變曰死足慰  
無窮是惟有子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王夫人文 三首

嗚呼人治之大內則閨闈視古無愧亦有成烈柔  
閑靜莊是訓身服粹完弗渝惟夫人之淑熙如春  
暉字弱撫髮中以怡愉惟夫人之慈有子材賢震  
赫家聲龜組待傍惟夫人之榮終始一德惟琬惟  
琰凡弗能者宜夫人歎百齡飄驟至此際身八十

子茲誰夫人如丹旄有翻指日祖南薄... 其無慙尚饗

又

伊死生之大變如索陶之糾紛於末年而歸全斯  
足矣而何言懿夫人之閱世宜家而淑溫成夫  
子於依助迪終言而純純粵平時之里閨爭抱蠲  
而取芬如聯章而駢組燁焜燿其間門方視古以  
騁烈豈長訣之足泯暇閩山之差我指歸途乎空  
窵遞哀音於素飈綴或嗟於路人悲陳辭而一醴  
庶髮髯而臨存尚饗

又

倚歎夫人王宗是媚如襄斯褻裕我中饋亦有就  
德靜專柔懿亦有侈慶厥紹昆裔婦順母儀終與  
來暨播粹里閨不能者愧人生孔艱十五夭瘁天  
一嗇年而夫人昇輿世患苦哀落凋替紳縷聯聯  
夫人門地音孟母賢實以女子其間定參今則高  
視義義閩山堯藏是啓指期斯復式筵式几靡誠  
弗將亦職惟吏三辭作觴尚其臨止尚饗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